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全集卷三十四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羅翺遠

樂全集卷三十四

宋 張方平 撰

雜著

先帝經疏文

右伏以聖神示化棄黄屋以上賔凡庶何知抱烏號而永慕不有崇薦曷伸悃誠願依妙湛之尊特開清淨之供庶緣法力仰導真游伏願永證佛乘圓成道果儲神無極逍遥梵釋之間下世愈延跨越商周之表至於含

識普暢太和

四箴并序及進狀

右臣猥以謭材忝職文館因覩秘閣曝諸圖書内有太宗皇帝御書一函臣竊發一軸觀之字為行書乃曲禮首篇四句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深惟太宗皇帝英叡多材自天攸縱萬幾之暇秘殿閒燕移聲伎觀游之樂於經籍文史之間下筆習書意存勸戒昔漢諸儒集禮記諸善言而於首篇著兹四事蓋以

為人君保邦制理之道所宜深戒者故太宗思而形於翰墨先帝緘而置諸秘府是將以嘉言善訓貽為孫謀又豈惟筆精墨妙之云爾乎臣待罪諫垣覩事有發輒廣其義述為四箴誠不足以勤盤盂汙屏扆儻宣室聽決之暇一賜閒覽法宮衡石之上獲預親程亦庶乎備晏居之誦代倚几之訓也干冒天聰臣無任戰慄之至其所著四箴別為一軸謹隨狀上獻謹奏康定二年七月

臣聞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故王者奉若天命以臨萬方慎乃迪德無時怠豫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以輯寧邦家用咸和萬民于後佚王罔自抑畏罔顧諟天之明命以若先民攸訓不迪率典德用弗類故人君保邦制理之道慎厥身修思永茲惟艱哉禮有之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慎厥身之道茲四言者可謂切至矣書載周公無逸之篇曰在昔商王中宗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厥享國七十有五

年至于高宗嘉靖商邦能惠保于庶民厥享國五十有九年至周文王能知稼穡之艱難不淫于觀于逸于遊以庶邦惟正之供厥享國五十年則夫四者之不戒非惟德義之不則至于康養體志永綏萬壽亦莫之有益也葢聖人所理有本末所顧有重輕身者當理之本位者可顧之重安其身然後能保其位能保其位然後能得其志欲而享天下之樂彼商之中高爰暨文王先憂勤後樂欲而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由畓是道也陛下濬

哲文明徽柔惇懿慎諸事事之微念乎安安之難修其可顧諟或過舉兹甚盛德也已然古之明聖無忘交儆盤庚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臣以孤微職在規諫因覩
太宗御書竊有所發輒廣其意而獻箴云

敇箴

惟皇至尊在上巍巍天日之高雷霆之威匪自抑畏盡人之微孰敢造膝以弼予違外以温恭通接羣志內以文明辨其誣偽温則可親明則可畏端良既進纖邪自

退

欲箴

火燎于原水決于川欲之敗德猶水火然故昔令王好樂無荒蓋懼窮欲焚溺為傷凡欲之微則為身患大而不遏民斯塗炭易稱窒欲書戒無逸願銘盤盂勿忘終日

志箴

居安思危已治不有其難其慎惟明明后乃後佚王

驕盈怠忽謂已有天命人莫我咈恣其攸好動不慮善罔懲其侮以失黎獻湯不自用文王小心允迪休命茲惟良箴

樂箴

罔淫于樂罔遊于逸禹益吁嗟所相規恤在商成湯不邇聲色在周周公尤戒酒德秘殿燕閒萬機之餘時延正士訪其嘉謨前言往行則有圖書豈其優笑而後為娛

蜀丞相諸葛武侯畫讚并序

寶元始年冬余監新定郡王人閔廷俊來錫時服廷俊以善畫待詔翰林因候俊于傳舍語及畫之名家俊曰某之藝於人物為工比内出古之名賢像于資善堂嘗摸得之唯肖余既竊慕蜀丞相武鄉侯之為人因請于俊願見其像俊褚中適攜焉以余好之篤遂以為遺時郡從事葉紆興于座曰君覩畫而愀然何歟曰有是夫盖有感焉者予獨念此公初耕南陽時抱膝長嘯自比

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元直謂為信然夫士之抱器待用憂深而思遠以天下之事自負而識之者常鮮及其風雲變化功名光大從而譽之不已末乎又論者咸謂武侯為管蕭之亞匹茲尤非知言者彼夷吾從非其主已迷方復行險擇利更事讎敵不能檢身以禮而僭濫敗度不能正君以道而權譎苟合其器與行夫子卑之蕭文終起沛獄吏素蘊初淺漢氏始造用衆智力文終之業專在關中至其追淮陰舉平

陽密識公心真大人之事然與武鄉易地而處質勝其
文矣故余謂論者之非知言後之君子必有取乎爾始
武侯遇蜀主自夏口使孫車騎回與周公瑾破曹公軍
時年二十七後出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壘于渭
南卒于師時年五十四中間僅三十年規摹事業光映
千古噫大丈夫顧不當如是夫讃曰
孰以武鄉而比管蕭桓文之事孔門弗道文終刀筆託
驥之髦雄材清風亶猶相遼當卧隆中抱膝嘯吟方寸

萬里何念之深盖懷功名日月其涅不有良友胡獲我心將軍顧重拂劔為起折操之角斷權之臂堂堂西關莫之敢指芒星三反還復箕尾出師之表八陣之圖天髙日昭匪滔匪渝永慕夫人撫心悲吁悲吁云何悼無崔徐

雪竇禪師眞賛重顯

本何從來今則非去不捨衆生示諸空聚諸漏已盡萬法無住金剛妙身曷形繪素

補元子時化

余觀元子論化善其意然有未盡者為廣其說焉夫時之化也有大焉者爾葢朝廷化為市井郡邑化為傳舍山澤化為府庫耒耜化為弓劍禮樂化為夷貊賞刑化為果報恩義化為讎敵忠功化為害禍戚福化為喜怒仁讓化為詐偽

補浪翁觀化

元子浪翁觀化凡四說其辭悠悠不槩人事故述三篇云火生於木木亡而後火明木生於土土刑而後木生土尅

水而水以土存火尅金而金以火成此有無相化之說

右有無相化

朝為商暮為周朝為公卿暮為俘隸朝為忠義暮為寇逆此有化無之說

右有化無

起于畎畒而君天下起于釣築而宰天下起于寇逆而忠義名此無化有之說

右無化有

舍人院試方畧舉人策問

國家自景德中與契丹氏平而夏人効職貢行四十年無鄙上之事軍政戎備則未嘗懈他日夏寇畔援大入髙奴塞平涼之役師頻無功自爾選拔將率訓齊卒乘繕治器械無日不講聽諸議者猶患率之才難士之未整械之不精其何為然諸生皆被大臣薦上以付於有司將以採其所藴也其陳用將之道訓士之術飭械之法以歷代最長之說為方今可施之宜詳著於篇得以

推驗復觀前史所評材雄以武侯匹於管蕭衛公擬論於耿鄧功名之際其間近遠試為品藻用觀持論敏學高識無不自盡

省試策題五首

第一首

問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而三百此言王官也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葢自九服之外至于蠻荒廡邦附庸莫不咸集然諸侯各於其國猶有卿士陪

臣史胥徒隸今天下大小之縣比虞夏之所分封五分纔一至于遐方遠裔止用一吏理一邑而議者皆謂置官煩於三代建為併省之策然又觀秦漢故事奏列郡四十二漢郡國纔百數守尉之外長吏自辟掾佐分理而足此復何道也試參詳之為悉利病

第二首

問周禮地官載師職以大都家邑之田為公卿大夫之采地至于諸侯之國陪臣卿士各有封邑以奉祭祀而

漢之後列侯繼世迺自隋唐以來王臣兼五等之封者始為虛名實無分土而諸郡内外官縣吏俸廪之外命給職分地廨謂之職田此誠均惠仕進優其不足使全廉節者也近在位者或以不均啟幸為言既詔罷之矣復以經久之式歷更祖宗之世而仍舊貫者是必便於事使反初制雖朝廷之議利害必然之理其更推迹以要終效

第三首

問儒家者流講究歷代之故該貫百家之說以多聞博見為通者也然其祖述根於六藝幼學就傳即所誦習施於有政兹為理道故其本末討論應詳若夫易之為書人更三聖其分二篇何意所係十翼何名書何以斷自唐虞頌何以繫之商魯二戴之禮傳之何師三傳之學立於何代此經術之大略諸儒辨論之所嘗及也請為條敘以觀敏洽

第四首

問兵者武備之本騎者戎事之急古者乘馬之數出乎井賦之法周官六職掌於夏卿歷代著令備諸廄牧本朝之制則有司存質貫之平外通市乎夷狄孳遊之課內列坊于冀陜時方丁于累洽議者忽于遠思芻田賦於民耕圉人配於兵籍㑹夷廄毀井堙木刋向發邊屯蒐補卒乘更索民畜頗乏之軍興昔宣王復校人之官美于周雅僖公修伯禽之政歌于魯頌朝廷治不忘備事思預防稍因舊程班舉牧政諸生治業之外必及時務

之要此之利害盖亦聞諸何以使赤岸三千阜蕃於麟
德天閑十二騰逸於龍媒考之前編為陳遠策

第五首

問昔唐氏自天寶失馭大盜干紀肅代之際貨力殫屈
畿甸百姓至挼穗以餉軍元和中嘗校天下兵農之籍
率以兩户而資一卒而又諸侯專土不貢不享山澤莞
榷之利未盡登于王府憲宗乘此疲獘而能戡夷寇梗
復張紀律烜揚威靈惟皇運之開基席五季之多難擒

諸道僞遂大一統爾時王土蓋狹國帑未充耆定戎功兵力亦給比羌醜鴟義騷犯邊障出車戍守取贍大農賦發幾何民告刓敝遠鑒唐室近覿國初校物力則往虛而今盈計役費則此輕而彼重有餘不足胡爲而然得非有司失平準之權豪賈操奇贏之利者乎將使農末並濟壅滯以通利用厚生九功時叙有望敏識爲陳長算

武成王廟試舉人策問三道

第一道

問屬者天子幸加恵復古制聽卿大夫營立家廟方詔有司考定舊典夫廟之制雜見禮篇及歷代之書皆多士所嘗講也若其堂室之位祭享之儀田禄之差器服之用自前代沿革之法逮諸異同之論略為條著兾効諸朝

第二道

問羌醜背恵頻年騷邊朝廷務為綏懷不事窮討惟是

曠日之計要以足食為本比西鄙守臣有上營田之課者朝議善之下其法於邊而論者或曰既勤數畱當虞侵軼若虧禦備是資寇粮盖自漢氏以還世講屯田之事間有長策載于史牒諒惟該洽備嘗商搉自昔營田之制及諸功利之冝至于古法之可行于今今事之不便於古幸為條列上禆國論

第三道

問先儒有言自古有治人無治法盖丈久則滅事窮必

弊變而通之然後能成天下之務故為國之勢猶權衡然損益重輕適平而已或謂改作非聖人之志變古亦先賢所譏遵用故常足以為政惟諸髦俊通明治體且謂事之循舊約而易守者為長將復理貴便時改而更化者為得矣言此義用觀遠識

太廟祧僖祖議

臣等參議伏以天子七廟著於尚書春秋傳禮之王制祭法禮器諸子之說歷代之議詳矣故昭穆所以序世

及之正禘祫所以極仁義之本三代以降惟漢晉唐以其統祚之長得及祧遷之議國家繼天而王列聖重光盛德在人必百世祀厚陵復土虞主還宮對越祖宗升祔有日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舊典請依太常禮院所奏委為允當

尚書考功覆謚議狀二首

故鎮海軍節度使夏公

伏准太常禮院謚議如前贈太尉夏公昔先帝以諸王

在邸公纔四歳童子給事左右及儲宫建至于踐阼周
旋翼戴遂為親信臣車駕再北廵封祀行幸公無不從
乃揔禁衛乃殿方面乃登宥密位居彖弼體于忠恕不
矜不懈謹厚恭恪用終無咎夫考行尊名先王所以立
勸者勤勞畏慎公實有之奉常之論於議允哉謹議
故寧江軍節度使鄭公
贈其官鄭公昔先帝以儲后監國公繇材武被選服事
羈靮六龍飛天雲從而上羽林龍虎歷典諸校上命糾

守士心懷附薦試臨郡乃大得民遂擁旄鉞摠率親衛拱扈宸極祇勤勵翼奉身而退終節益休夫馭下以和茲謂寛裕治衆而整戎之昭也曲臺節惠較閲則協謹議

送古下北遊序 天聖八年

昔六國時趙之憂在秦備在隣國李牧為趙將守北邊顧獨以其邊民戰破匈奴降東遼滅澹林盡牧之世敵馬不敢南下况舉其國之力又况用夫天下之力然自

楚漢相持不暇北略而冒頓始大為中國敵晉氏之微
小雅盡廢隋唐之際更為盛衰自石晉割我幽薊以自
濟於禍難而冀方之地乃戎夏共處國家用文德懷遠
以交好息民于今三紀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戰公卿
士人恥言兵事予常何哉獨留意於孫吴家也噫誠得
將如李牧輩朝廷能盡其用廟堂之上智者謀之復山
北之地雪中原百年之恥係呼韓邪之頸縻致闕下使
歲時貢賀如漢宣帝時予行觀之其易難也凉風暮秋

木葉霜脫礪長劒以自衛冒北風而徑去惟我知子天下奇士汗漫之伎無所施爾酒酣日下駕而將行聊歌一引以起其倦遊之意云華夏無敵兮乃古其然中國大恥兮有石之遷顧瞻幽薊兮崆峒之英逝將去汝兮相從來庭太白宿兮箕尾宮旄頭北指兮塞垣空念頗牧之無所用兮吁嗟奈何感子征兮永歌

送柳瀚序

瀚自魏隨計來京師不利于春官將北轅以邁鬱鬱訪

僕謀曰瀨即歸將卜所以為親之羞敢問子何往為可

僕觴而告之曰嘗聞河東先生昔守邢今侍御高公以

布衣謁見先生優禮焉先生以文章氣義盖一時仕不

究其用天下賢士大夫莫不惜之矧自其門下出者耶

前此三年侍御領琴臺不敏嘗請見實辱解榻以待則

是侍御之愛才其與人博矣况子河東之猶子能以奇

文懿行繼其家聲而欲覯見賢公動之以誠意者適邢

可哉勉旃會宗酒行無辭僕亦從此東矣

送趙參序

聖上始親録鄉老之書僕與晉人趙生參俱見遺于春宗伯别去二年居無何邂逅於太昊氏之墟喜而飲諸市酒酣趙子擊𦙶歎曰嗟乎使我獨不當從衡時得馮軾結靷馳乎秦晉之郊取卿相猶拾地芥爾如在孔門吾庶幾子貢言語之科於是僕請趙子持觴為酹㵄以讓之曰趙子且默無躁夫為國者孰不幸安而昌孰不幸危且亡居是邦也既不忍其人於他邦也則使其

人皆無罪而就死地君子蕙濟之心何如哉若賜也為魯一出矛楯四國助田常無君之心不可謂之忠勸吳出兵教越襲其不備不可言乎信致齊之民為吳之魚肉不可稱夫仁欲善晉而使親魯則又誘吳之疲兵以成其偽不可語諸義是則子貢一出而忠信仁義索焉顧獨存一區區之魯雖曰墳墓之託不可不救於道不宏矣趙子君子藏器於身與時消息子前言過矣於是趙子喜其異聞也捧觴畢之翌日僕遂征淮西趙子西

走輦下逆旅蕭索秋風向髙揮袂拂鞭各隨蓬轉思永交好褚無瓊玖故尋醉論書以識行且以規趙子使重其言也

送山人邢逌序

歲値青章魁杓虎首不敏薄遊淮甸間泝流且歸同舟一人布裘褏袂厖眉而長鬛揖而與語辭韻琅琅從容請其所自來曰吾耕嵩隂採藥於天台石門樂其山水留以之暇時言盖於易公羊春秋甚深同載至梁王兔

園不敏遂留先生且前自恨未即得從為山中遊姑結後期觴而歌送之曰嵩之盤吾耕一壠不羞素餐嵩之麓吾棲一谷安於華屋燎炎炎兮勢非長惟自照之明兮雖流螢之細而有餘光嗟予聞道之晚兮與俗回屈沐先生之風兮愀焉自失非余親兮素髮班班從先生役兮歸柴關

請誠上人就東京左街萬歲院講華嚴經疏

伏以大方廣佛華嚴經者佛為大千衆生説一乘道純

真境界超絶權假當念相應即成正覺故十會說法不離菩提之場剎那成佛無待僧祇之刼諸諦平等同法界性甚深廣大莫可思議非圓通會融安能宣揚此無盡藏海誠上人聞修有本行入勝流善財遍參漸進虚明之地普賢大願會歸悲志之門此處吉祥有衆延請盡亦示如來之知見成大事之因縁夫一切含靈下至微塵之細三世諸佛上窮多刼之先元明妙圓本同具足但以情生智隔所立照亡是致百千差殊一多揔别

上人以方便惠為人演説譬之指月亦同筏諭不取於相乃如實語以是功德為大福田則毗盧遮那光明遍照矣

謝劉莘老寄玉堂集序

某在仁宗朝慶歷初知制誥時戛戎繹騷兵難連歳不解奉使謀帥多出西垣遷除更踐鮮得安其職者某白於朝請得專典詞命執政者亦欲見留故絲綸之地演潤獨多歴二年召入翰林充學士尋改御史中丞未幾

復以禁職充三司使久之免邦計得請遂還禁林後改端明侍讀龍圖閣學士十易藩鎮英宗治平中復召充學士承旨辭不得命又還內禁居玉堂東閣（翰林盛事著玉堂東閣謂之承旨閣）自惟孤陋三入承明之廬暇日閱兩禁詞册因俾兩院史繙錄前後所當內外制告命令書詔及禁中諸詞語類次為二十卷雖思致荒淺不足為文章風體然國家典册號令至於史牘所載亦有以美教化厚風俗示勸戒者非徒為之空文而已也玉堂者太宗皇帝

神筆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揭於中楹備于翰林舊志故以命篇云

謝蘇子瞻寄樂全集序

某白承寄示荒文序引讀之汗顔内怵雖君子樂道人之善且以雅好愛忘其陋然虚飾已甚愧不自遑老夫性資踈曠不堪拘束幼知為學而不能勤于時山東士人若劉潛吳顥石延年韋不伐陳靖田度馬武十數人皆負豪傑之氣不得騁相與縱酒為高僕年少好奇論

與諸酒徒游故不得篤志於學也讀書每抽三兩策換易讀之未嘗依卷帙徹一部故涉獵荒疎藝文謬悠僅成舉業得科名遂以仕宦其所以自處亦與為學略同凡所經述或率意或應用每有藁草投之篋中未嘗再閱若再閱輒不如意自鄙惡之故積兩篋不曾有所改竄熈寧中得南京留臺無事有一吏頗敏利亦稍知文章體式因付兩篋令編次之便依篇目各成倫類亦不曾親閱有書吏三數人抄録成卷帙其間差錯脫漏悉

不曾校對改證前年子瞻覯止見索鄙拙欣然呈納因
而面告為刪除其繁冗芟夷其蕪穢十存三四聊以付
子孫而已今承盛製而乃刻畫嫫母必欲使為姝麗或
鬻珷玞於市妄自譽售市中莫頋有名識玉者為求善
價盛稱為奇寶衆或信或否旣遇卞和二人皆以妄謬
見誚鬻珷玞者誚當其分矣為求善價人亦虚受其累
今公得無亦取虚偽之誚也孔文舉諸葛孔明前世之
高賢今以老夫為之擬倫賜也何敢望回唯有一節自

束髮至終其身不為世屈此有似孔文舉然若遇曹孟德亦必不若文舉之懟去而違之爾所示序引幸公深裁損之使有以自得於心又門生二字尤是過言早以一日之稱遂託忘年之契何門生之有必請削除各正其分其髙文今復納上唯加亮察不勝愧悚愧悚眼病不能親札口占殊不盡意

宫師趙公圓覺經會賛并序

國老趙公叔平積有善根宿殖衆德本注釋大方廣圓

覺經深究了義得古佛心匪徒言之亦允蹈之慈愍之心不折生草故用浮圖夏禁召淨行僧十人潔除園廬熏祓道場因而講說新經至中元日經徹罷散樂全居士張安道聞其風而悅之以偈賛曰諸相非相自性圓是法非法自心覺自心自性自莊嚴娑伽婆佛光明藏平等法會文殊等共證如來非幻性了知幻是虛空華二十五輪坦無礙今日道場集清衆大方廣義重宣說普願法界諸含靈共此無邊功德海

贈崆峒先生雜言（先生拄杖常掛一葫蘆）

崆峒公何處來冠裾太穿敝路途苦漂泊葫蘆空向杖頭挑裏許曾無一丸藥何處得錢日日醉醉卧塵泥有何樂先生顧謂余吾鄉在雲壑壯歲去崆峒多年向衡霍吾有盛服披烟霞吾有華堂指寥廓蘊抱兀何知嬉游聊假託亂髮垂破巾十指出芒屩布袴結雙繩縕袍縈斷索背上懶負琴身邊不將鶴藥即從來没一丸杖頭葫蘆漫挑著當日陝中曾遇人一丸入手已吞却藻

川子而識金丹耶為而說厓略煉時日月取精華餌時
雷風相噴薄三光之氣通混冥五采九光動輝爍玄
龜沈伏入深淵赤龍騰擊上霄堮洞天忽到見瓊樓寶
藏從茲發金鑰再閏工夫不自勤已見塵寰如夢覺頃
來瞬息六十年山深水遠窮遐邈林泉在處即為家乘
興有時入城郭日飲五斗自有錢倒卧泥塵勝錦幄嗟
而泡影已老殘朽木偶人猶動作附陰逐景類蚊虻爭
粒尋棲隨鷃雀不知名利是泥塵自謂飜身登碧落葫

蘆一丸而自覔良田稼穡須留穫仙階鬼録路非遥一
吷光陰吹劒鍔洗却塵泥從我來若到我家殊不惡

貽王生略雜言并序

嘉祐三年余居守南都故人孫元規謫官在符離一日
致其門生王略來見余元規書且道生左蜀人舉進士
下第薄人事弃業絶意名宦亦不復顧恤其家求有道
者與遊以長往山林幽深為志于後數往來睢陽甬上
其意謂余久留心於道術將有所謁也既知余無有所

得遂告別云往茅山就陶隱居積金嶺下結廬以煉丹藥去後間有書來頗通煉丹消息向五七年不聞音問疑其丹成遠遊矣近有老郎雍君至自華陽云嘗見生山中猶守丹爐瘁矣余哀生志士也積功勤歲月久丹已逾期必不成又憫其内亦無以恃者以其嘗親近余意良厚為之慨歎余聞道也晚頃亦頗通還丹大指因抒雜言數十句代書因雍君寄生以發其所蔽無使守株空老巖谷若使陰魏諸公見吾此作定應相與三點

其頋解顏而笑初謂大音之餘響已消空谷之傳不期遺燼之一星可復燎原之勢天之未喪斯術也固宜世有其人焉爾

天上大龍訣古仙留此說古仙說還丹秘易不秘難所以煉丹人傳疑不得真人人有丹經藥訣人難明藥若得明訣還丹終見了何故丹難造火訣難得妙火若得妙訣還丹須可成火藥雖已知鼎訣人得稀鼎若得真訣還丹成可期三訣明妙真事在人精意

人意若能精還丹成決易藥是陰陽水陰陽體本二
交媾性情親氤氲成一氣火是生殺權生殺權在手
手法得之心不可傳於口鼎是造化主如國有城郭
人民得所安禍難不能作魏公演古文直指藥本根
彭老金鑰匙火候著精微更有徐真人論鼎語較親
古仙説天一此是坎中實要知天一法正與節符合
起數自星杓相將莫前却及至上下弦上下宛無偏
五行顛倒術少順常多逆會此逆順情五行露蹤跡

萬物榮又枯足見五行力即此是天機至神不可測
天機在眼前對眼如面辟待而心識通何曾隔蟬翼
霄壤信懸殊相通亦有路八十一程中但駕河車去
去去依亭候節節如潮信紅塵日以遠紫清日以近
大哉生化功到此無窮盡富貴人所欲功名衆爭趨
自有逍遥人閑關玩丹爐人見丹爐近咫尺逾萬里
人見丹爐小具體同天地天地合其象日月合其明
四時合其序神鬼合其靈是謂大還丹九轉龍虎精

功滿告太上金簡收姓名人生水泡浮流景隙駒急念生久幽獨悒悒爐邊泣弃家二十年空谷守株坐何如就妻兒醉飽隨時過生且鑠山齋海上更尋討問得三訣明重去泥丹竈

樂全集卷三十四

樂全集卷三十五

宋 張方平 撰

祭文

祭故贈天策府上將軍燕恭肅王文（為中書作）

維慶歷四年歲次甲申三月癸亥朔二十八日庚寅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於故贈天策府上將軍燕王之靈昔在太祖造我有宋實撥亂世而返諸正太宗撫極始大一統寖昌而熾則八斯男於穆真皇光宅

萬寓潞許邢潤逮於蘇華並建茅社爲國親屏惟王最幼最享多福愛於太宗友于真皇重於今朝尊貴莫二沈識藴而不發威望懾於四夷命也有涯今則已矣聖懷感悼淺服逾時隆器重名舉極恤典靈輴即遠國門既軷某等遘時休運忝列台司雖曠接於儀形固上均於慘痛恭陳薄奠申訣慌帷伏惟尚饗

祭故夏國主文 內制

維慶歷八年歲次戊子月日皇帝遣朝散大夫尚書工

部郎中直史館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曹潁叔致祭於
故夏國主之靈惟靈保祚世家撫有民社光膺禮命重
處翰垣貢職惟時恭勤載懋宜昌而壽荷國之休訃告
奄聞震悼無已繼承有體俾統於舊封贈恤之儀式如
於彝典爰馳使馹臨赴奠楹知氣如存哀榮是享尚饗

故入内副都知贈振武軍節度使堂祭文

維慶歷五年歲次乙酉八月甲寅朔六日己未皇帝遣
禮賓使帶御器械勾當皇城司于德源致祭于故入内

副都知贈振武軍節度使其之靈慌惟即逺泉隧無還念其生平恪宣謹力致兹芳酹慰爾營魂

故入内副都知贈振武軍節度使墳所祭文

奄謝昌時邈歸長夜體馬則降魂無不之永恤舊勤爰陳嘉奠

故入内副都知贈振武軍節度使堂攢祭文

惟爾久在左右不忘恭勤隙駒靡停壑舟遽失輤裧即逺泉隧其幽清樽芳殽以將追悼

祭資政范侍郎文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七月甲辰朔具官某謹以清酌果羞之奠致祭於故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范文正公之靈嗚呼孔氏之門四科高弟惟達者之十子得聖人之一體猗嗟乎公德行則充文學純深政事閎通風節是勉名教是踐玉氣千尋金精百鍊赤墀清規正色讜辭引義忼慨主尊臣卑夏戎不虔文告弗悛付公萧斧詩書在邊公允文武威行士附革其鴞音

亂亦遄沮復節還臺皇皇泰階縉紳謂言股肱良哉維
直方大熈帝之載古訓是式王猷亶邁惟日孜孜愛莫
助之時望去朝識者曰咨比璧南夏爰徙東社遘癘避
劇汝陰促駕彌留泗濵竟號車棼精氣歸天復其清純
死生去來於達奚哀渠渠大廈怛此棟摧公陪宰席嘗
像右掖炳然絲綸賞有餘色濤江湯湯往襲遺芳丮公
禾興德音未忘念言薄祜遭家艱疢莫適匍匐殞涕如
溜平生素琴已矣知音寄哀一酹髣髴垂臨尚饗

祭蔡參政文

維寶元二年歲次己卯七月庚寅朔十五日甲辰具官某謹遣右都押衙許思義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參政侍郎贈禮部尚書濟陽文忠公之靈嗚呼公乎以公之德之仁而中年以歿世乎天之報施略莅昧乎太夫人齒髮高矣喜懼侍養晚乃得子未及撫而名之而公捨以長逝乎公既生而不以家事為意捐館之日柩無所歸家無所寓不然孰知公之清節素志乎嗚呼公

乎以公之徳之仁何負於天而至是乎公之事親如事天以為盡天下之美不足以報也公之事君如事親以為竭心力之勤不足以奉也公之待故舊朋友如待兄弟義之盡也公之視四海之人至於一物之細如視赤子愛之至也公之心如青天白日光明曠達華夏蠻貊同仰之公之行如渾金璞玉精華溫潤無賢不肖同寳之嗚呼邦家之務生民之故兹念兹憂愛莫公助如何難諶云亡之遽其爰始羈微公實賞知已衣其寒復飽

其饑延譽於朝聞薦於帝再濫詔選皆公引提公亦類
舉非茍以私前年暮冬見公頳川姿神意氣和悅温然
違别戀戀孰期終天單官江外萬山阻延不見祾帷歸
旐翩翩涕淚流膺下需九泉公有慈親公有弱子於焉
展報其不有年嗚呼公乎庶幾鑒旃尚饗

祭舅氏翰林學士嵇公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十一月甲申朔八日辛卯謹遣
家僕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舅氏翰林學士譙國

公之靈其粤在童年早依外氏惟舅文行是親是師廣平君之嚴明外王母宋氏南陽君之慈懿舅前夫人滕氏訓誨鞠育遂偕賓興策名六科入游兩禁歷踐臺省周旋顯要舅繇文館乃登掖垣十年京華聯步朝闥瞻言母黨之重實兼僚友之歡休澣更過笑言莫逆漆園桂下楞伽淨名相期逍遥之遊兩忘契會之際委勢利於塵滓遺生死於幻泡夫物芒芒不屑顧已前年小子遘閔南徂倉卒去國舅又卧疾不及執手折簡叙違永陽秣陵再周

歲篇豈謂此别遂成永訣前者七月猶得手書草札數行蓋已扶病辭意悽愴異於常時老母閲之即為大慼小子猶謂玆無憂者乃舅宿疾間年輒發叔平訃至竟如母言承問駭怛殞心摧臆老母號絶痛不忍聞嗟嗟蒼天孰主張是吉人君子胡不壽考長子先逝遺稚兠然孤櫬東歸匍匐莫及念言思此悲來填膺慼丈信來云有理命百日之内即安舊塋先公夫人南陽賢淑復與愛子共此泉壤九原可作神所慰矣慼信仍説舅自

卧疾追於順化晏然沉寂一念不動得首楞嚴本無去來亦何所住幻身雖滅我又何悲寄懷此辭示同世諦尚饗

祭紫微韓舍人文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六月一日甲戌具官某謹以清酌果羞之薦致奠於亡友紫微韓君仲文之靈維夏皐月曉魄隅出明發不寐悲纏心骨念母氏之劬勞復檀衣於兹日晨有使來致君慰札發函號讀恠非手筆云

感外寒方偃諸室口占書辭意殊詳密我弗以憂誰不有疾緘報章而未遣傳凶問於奄忽怛人事之無常何變故之倉卒也嗚呼哀哉惟我與君義則友生情猶天倫忘形莫逆寫照存真音適塤篪之和氣襲茝蘭之薰在明道之癸酉始傾蓋於京輦洎寶元之庚辰並飛綏於文苑欽才致之閑敏挹風局之通簡景行業之英實味辭義之腴雋何宴嬉之不同諒趨舍之無間會浹日以鷺踈朝異班而悵遠歲困敦以南謫同江淮之往蹇

俄叨命於秣陵君來司兮漕輓及春物之未闌見畫艫於津館揮醉袂以相屬覺遲景之遽短邀江山兮清曠澹懷抱之攄展喜嘉召兮暮秋悵石城兮飲餞久相望兮中流君之舟兮已緩策余馬以獨歸城鵶噪兮落晚恃年華之未徂奚離索之多歎亦孰謂乎夫君遂中天於此旦嗚呼哀哉人倫賞裁嗟我不明謂君器業實時之英必當機柄而立功名此蓋公議匪私交情甫慶掖垣之擢方參法從之榮曽毫釐之未售矧霊府之從衡

摧鵬翼於順風僨驥御於修程世大體兮多艱天施化兮靡平惟才彥之不可多得余哀君兮乃為聖朝與蒼生哭之慟兮寢門重余憂兮崢嶸指幻泡之起滅彼真諦之論精紛物我兮異同亦達觀之齊冥惟延促兮妄立緬胡為兮殤彭寄余誠於一酹時無忽於友聲尚饗

祭楊侍郎文

維皇祐元年歲次己丑十一月庚寅朔七日丙申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江寧軍府事某謹遣府吏奉清

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工部侍郎楊公之靈惟公道德醇厚山高淵默才允文武好是正直振迹朝綏飛聲霜簡遂簡帝心外為内翼殿撫方面景從宸極訓輯戎策藻繪袞職敷經邇英稽古之力戊子暮春公致為臣年猶未也蕭然幅巾老成去朝我心慘辛爰合常僚閨臺嘉賓供帳淨廬以祖清塵接膝晤言街鼓振振權利見規實書諸紳陽羨釣舟期從公遊公即席賦詩留别餞客斷章云陽羨溪中有釣舟淪胥出守顧言不酬從麾建康蠡瀆比疆區區未通

俄頃炎涼視公吉履謂斯齯齒天奚難諶遽遺杖几有子而才構業必偉嵩高維嶽土厚如削逺即幽宅素旌綍綍復命曰常收神冲漠屬叨藩寄阻從弔位念言契濶濡膺隕涕吁嗟乎公歆兹一酹尚饗

祭張密學文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八月癸酉朔四日丙子具官某謹以清酌果羞之奠致祭於故京東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張公之靈在坤六二臣道之美曰直方

大維德之體公仕初艱實勤素履肅以直内有勁如矢義以方外其平如砥守長郡邑忠恕愷悌承介臺省清規遠惠陟降侍從周密莊屬斡輸䰟遵總戎在鄙寛國之憂急民之事知無不為於公之利聞無不革於政之獘惟日不足竭精盡瘁竟虧冲齒以遘瘥沴靡究志用遽淪智氣比者秣陵嘗踵風軌帳軷津館徽音在耳洛師汝上訊勝接置晤言未諧素車倏至苴杖在廬阻從弔位憯怛盈衷寄兹一酹尚饗

江寧府祭蔣山莊武帝神文

維皇祐元年六月一日端明殿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江寧軍府兼管内勸農使提舉宣歙等州軍兵甲公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張某謹以清酌時果之奠敢告於蔣山莊武帝之神霪雨作沴浹旬未止民弗寧於厥居懼無以輸上經賦供神常事以至於饑且窮也其非才爲之長吏慮政不敏以致咎罰謀於僚佐所以儌福皆曰祈雨而雨禱霽而霽庇祐兹土惟帝聰明

屬限詔條不得躬詣以請也謹差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行上元縣張康侯以告帝尚降鑒矜此下民尚饗

祭真武靈應真君文

維皇祐元年六月一日具官某謹上啓真武靈應真君某典守茲土既無惠政何以徼天之福下庇吏民粤惟仲夏嘉穀既殖霪雨不止懼成災沴瞻言靈宇肇自前朝區區一方久知依奉敢稽舊禮仰瀆威神尚俾山川無作霖潦垂祐黎庶歲以順成尚饗

祭謝蔣山莊武帝神文

維皇祐元年六月七日具官某謹遣上元縣尉張康侯以清酌庶羞之奠敢告於蔣山莊武帝之神昔有吳氏之開國於江左也封內之望實維此山茲土茲民獲免於災沴札瘥之患惟帝之德近苦霪雨將害田稼故致區區以伸虔禱伏蒙昭答雲收氛散庶幾農穡遂以順成敢薦熟腥往謝靈貺尚饗

祈雨醮壇詞 成都府

臣聞惟天洪覆斡萬化之生成惟人至誠通上靈之鑒格敢申悃愊仰黷高明粤茲井絡之疆遐處一都之會田穰有限生齒寖繁民勤稼績之功歲無水旱之沴顧賦租之僅給猶衣食以不充矧非順成即致荒散比從改歲迄此仲春三農作務之時九種播殖之候時暘過度雨澤愆期精禱未孚衆情同恐臣忝膺朝寄長此吏民内愧匪才不能稱職且懼政刑之謬上累陰陽之和宜以微軀獨當陰譴所祈甘澍早及大田庶濟黔黎免

惟災害臣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謝告詞

維嘉祐六年歲次辛丑六月壬子朔某日具官臣某謹稽首上啓伏念臣託質大鈞禀靈生物早棲心於道妙方寄迹於宦游顧有鄉廬用存家屬向集繕完之役已終築葺之功其間就方位之便宜犯日時之拘忌竊虞陰譴積致於忤違謹按明科祇神於謝告伏願上清真聖下土神明降鑒矜全垂慈保佑俾昌厥後以永獲安

臣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嶽祠祈雨祝文 應天府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時果之奠謹上告於東嶽天齊帝伏以自秋七月迨今立夏亢旱不雨風霾無時麥初出穗穀未下種蟲蝗孳生癘疫薦作下民嗷嗷無所寄命憂懼惶惑莫知攸訴謹自薰祓致虔祠庭夫膚寸之雲不崇朝而澤天下惟帝之德幸蒙恩憫甘雨時降俾茲黔首免於災害敢不勉於善政以上對於靈心

尚饗

祈晴祝文 秦州

某叨被朝命守茲藩閫署事已將周歲未遑躬謁靈祠麾符所繫非敢怠忽惟王聰直威烈西土之望生民之命待歲順成風雨以時則無災害夏秋之交霪澍不已頗傷稼穡懼致艱食長人不佞深自咎責爰擇吉日恭伸享奠尚鑒衷悃同恤一方哀此黎蒸俾免荒札官私上下當竭誠禮共薦時事以荅神貺

祭蔡資政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五月十四日辛巳宣徽南院使光禄大夫檢校太傅充東太一宮使上柱國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資政殿學士諫議大夫蔡公之靈惟公質有文武資長政事凡所踐歴必存稱紀理財正辭曰信與義除暴戢姦令行禁止著勞南國宣威西鄙區㝢破散烽塵消弭公議曰能朝僉載踶一節遄歸樞機是委股肱喜哉元首以起密筞造膝遠猷當措

濶步功名謂不移跬如何大車僨於平軌窮通險夷孰主張是我姻我舊我鄉我里奄隔幽明緒言在耳匊靈寓焉將此芳酹久要不忘尚有銘誄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龍圖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丙寅五月丁巳朔二十二日戊寅太子太保致仕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王公之靈先正文康仁朝樞宰有顯事功國策收載公起世家學優而仕直哉維清風類

是似惟功之資信厚為質頗僻之萌不接心術故其立朝克秉常德施於政事允蹈淳則天地之理見於簡易君子之道本於愷悌陪京二年治用誠恕民悦無苛先各其去方謀借留言上未及忽驚鐘聲父老相泣雖未上壽星紀六周乘其積善遨與天游有子克孝白華之潔逝莫能從一號三絶我聞傷之爰作斯誄著其至性以章於世嗚呼尚饗

祭滕龍圖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十二月辛酉朔十五日乙亥太子太保致仕上柱國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滕公之靈惟靈倜儻閎達逸羣絕倫始踐廣場衆推奇人洎登近著朝謂名臣神宗即阼訪落初政公在諫省靡言不聽獻納之益施於號令寘於西掖乃執邦憲召入禁林亦尹京甸一麾出守于蕃于宣悠悠江湖凜凜塞垣徙地淮海實便吳閶憩於國門易車而航解維有日親賓未還方歌而哭宿夕

之間世故無常變不旋日孰主張是於何致詰我念與公義好爲篤惠子知我潘楊戴睦我老在廬遲公從容舟次津亭繐幃已空淮人來迎畫鷁相連今其歸矣丹旐翩翩嗟我耄衰情禮多闕寫哀一酹以伸永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蔡資政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七月二十九日乙未宣徽南院使光禄大夫檢校太傅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張某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贈工部尚書蔡敏肅公之靈

惟公之才無適不宜惟公之志果於有為自初登仕鋒

穎已見江南陜右績用丕顯簡在帝心中樞是付實講

戎畧以承神武混夷震驚仇方是懲獨念之深疾入股

肱嗟我與公少也友生黨序之遊繼以姻盟我老家居

公病在床莫復笑語何殊他鄉命也有涯英魂豈昧平

生志業銘詩具載日吉時良爰即窀穸遣息一酹幽明

永隔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少師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四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鄉老贈太子太師趙公之靈嗚呼仕顯王庭老歸鄉社我思故人今誰存者並游辭場麻衣如雪接武重金同茲大耋得謝掩關相望一陌樽酒笑言累經青白公病再期去年我病四旬往來亦足有省公來視我欲與不能我往候公公莫能與忽聞鐘聲公

已脱屣非幻不滅何云去住倚戶而歌此事驚俗於行一酹衆哭亦哭先塋拱木體魄則降如其知氣豈埋泉壤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端明尚書文

惟公先正𥳑亮真宗從享於廟為時元功公承世家以才自致施之有政中和敏惠有為有守時推器識延登諫垣補茲袞職四國於蕃四方於宣平涼常山至於太原坤維巨屏浚郊神甸帥節守符中外更踐出處三朝

事功懋建公資樂易達生任真賓朋罇俎不虛佳辰脫屣世經新彫為樸富貴多忘爽如夢覺兩京相望晤游面濶忽聞遺言乃云永訣公於自性示既有省凡此聚散空花雲影人悲亦悲我何以異烟舊之私寄情一酹

陳州祭太皡廟祈雨文

惟帝乘震司春德施化育萬物資始迄就歳功此為舊墟實存命祀今方東作旱氣作沴百穀草木仰待膏雨久未滂洽田野揚塵伏冀慈鑒俯垂矜祐時降甘澤稼

穡順成凡厥含生皆蒙仁濟尚饗

陳州祭商高宗廟祈雨文

昔上帝賚王良弼乃得傅說爰立作相而命之曰若歲大旱汝作霖雨惟說式克欽承用能復興商道故王歳德享祀百世今歲可謂大旱矣說之光靈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之列星王尚畀說復作霖雨大濟生物迄成有年區區下臣敢效誠請

祭女夫故河北路轉運判官殿中丞蔡天申文

維熙寧七年歲次甲寅月日外甥某官遣息某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女夫故河北路轉運判官殿中丞蔡郎之靈嗚呼我在滑臺聞子彦秀鄉黨世交遂成姻媾往牧蜀都任子校書一上中第聲光煒如學問滋洽辭章爾雅敏於從政有過人者朝廷爾才擢之不次京西河北俾專使指此時尊甫密勿近輔棣萼聯華刺車接部驥髦未騁鷟翮方整悵望修塗空嗟倒景籍始通朝年未强仕實勤其官以速彫瘁初歸庭闈寵光甚渥今

出都門素旌綽綽吉凶糾纆勢靡有定將如之何不推之命慨余老矣繄爾之託而反爾哭事奚可度四子余出總角相扶遺息往酹且撫其孤尚饗

陳州祭唐贈太尉趙公文 肇

維熈寧七年九月丙申朔二十八日癸亥具官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唐贈太尉趙公有唐之季大盜移國封豕長虵踐食區夏生民塗炭城邑丘墟公於爾時獨保孤壘攻圍幾年浴血百戰陳之遺黎竟脫賊口

兄弟三人繼登將相並有功德著於此邦而其像貌晦於閭壁邦人不知久不克享某祗膺朝命再來領藩惟公忠烈能捍大患寫之繪素神氣凜然乃建祠堂式薦時事夫封為上公祀為貴神春秋之義禮典攸著奉之廟食永世無斁尚饗

南京祭喬太尉廟祈雨文

惟神生為上公歿而廟食墳墓子孫殆今千載一方昭事神靈如在凡有祈請罔不即答念茲境内夏秋以來

水潦蟲蝗災害已甚近又不雨復成亢旱秋成失望首種未入人心惶惶相與憂懼惟神哀憫時降甘澤殄除蝗孽粗以有年仰冀聰明鑒此虔切尚饗

樂全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全集卷三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吴俊

謄録監生臣楊兆豊

樂全集卷三十六　　宋　張方平　撰

神道碑

故推誠保徳宣忠亮節崇仁協恭守正翊戴功
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致仕上柱國許國
公食邑一萬八千四百戸食實封七千六百戸
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呂公神道碑銘 并序

皇宋受命光宅天下唯上帝顧保世賚良弼在太宗朝

有若呂文穆公蒙正率循大卞乂寧王家克左右亂四方以底綏大業聖上纘服有若元宰太尉許公寅亮一德謨明修輔答揚祖宗之猷訓以緝熙於光明此所以持盈保成重雍累洽隆無疆之基者也公諱夷簡字坦夫文穆公之從子太嶽之後流光源深大王父夢奇唐兵部侍郎北京副留守以文穆貴追贈太師王父龜祥以殿省丞守壽春有善政没因家焉考蒙亨嘗舉進士禮部奏名處高等方從兄執政嫌不就廷試後選集吏

部銓得引對太皇顧判銓王旦曰其佳士奈何以蒙正故抑之旦曰此其文學政事有過人者即授光禄寺丞改丞大理無禄早世公登台司追錫命三代並至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齊祁魏三國咸平三年章聖始御便座閲郡國貢士公以進士擢第解褐絳州推官再調鹽城監判官將漕以幹局聞就遷大理丞權定鹽筴度署西溪大儲放利會詔舉六科以才識兼茂試政事堂屬將封泰山或言非訪闕政時因例報罷出

倅通濠材譽曰洽章聖識其名濵城並河水羨溢爲害

冦萊公鎮魏請擇守於朝上諭宰司而以公行到郡循

隄防究民利病平繇省賦拯諸墊昏暇日閱征簿見田

鏄之筭曰先儒有言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表請除之

朝廷推其法天下自是農器無征太尉王文正當國深

器重公時王沂公曽在西掖文正嘗從容問沂公頗知

吕濵州乎曰聞名舊矣太尉曰他日成天下之務者斯

人也君善交之後公竟與沂公同當鈞軸徙兩浙提點

刑獄時緣瑞符繕靈宫上所嚴嚮貴權督作外希風旨
趨副期會役徒斬材或殞林壑吏輒以亡命聞而囚其
孥公具條白採伐爲緩秫木浮河調夫挽送方冬水涸
暴宿河埭公請一切散遣須春流番兵更還陛覲面承
慰奬擢刑部員外郎知御史臺雜事賜五品服數治詔
獄聽訟事閲實明辯當比平恕天禧旱蝗祆民驚譁屢
奏讜言指陳變咎公之論事婉而正辯而裁通而易從
不崇空語以干浮譽故人主樂於聽受嘗臨諭曰卿言

朕自主勉毋悼害復因占對稱旨特寵金艾近姻除中
丞換起居舍人領通進銀臺封駮從官小會必蒙特召
後亦不得以為例也每上前目送注意殊渥内史缺丞
相進名而不及公帝曰呂某固宜此選公適持金絮使
臨淦命虛貟以待復節除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俄授刑
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都邑務劇尹正才難
擊斷者雜中善良循恕者并容姦蠧公之為理雅得其
術威而不猛寛而無犯機芒不施區槖自破治政清淨

府庭肅然逮今言尹京之政公為吏師今上莅阼優除
右諫議大夫永定甫竁內璫徙筮山辭連冢司詔公馳
驛覆視初陵既復同軌如期朝廷曰能遂以給事中參
知政事自章聖愆豫希見大臣翼室宅宗房闥助治二
府機政稍復壅閡公時判禮儀事請親戶牖之聽以分
帷扆之重杌絕矯漏用周幾徽綴衣移御即請罷天書
儀衛納靈文方中閟然日章其慮遠矣祏主登祔章獻
慕往本室器服欲如事生公執禮文竟循舊典東朝忝

決抗尊當宁裁葹儀物無溢等數事規諸萌務全王體進貳六職歷小宗伯小司徒毗贊七年遂正宰席領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一心百慮知無不為推選名儒增設講負敷經上前遵以典學每奏事之間輒引經史稱古昔以諭哲惠曰新發於啟迪玉清災議止繕營因表謝宮使加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登冠三階公自叅貳㷀掌國策合三朝之載以緒成大典至是史成凡預筆削率被遷賞公前事確讓特蒙褒許久

之拜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復辭都兵章懿之即遠也
獻后俾為菆塗且毋變朝夕公請襄事如禮司天探旨
撓以拘忌獻后遣謁者挾日官使公裁公執大義不可
奪卒制服發哭考吉日備宮仗葬近原以究恤典禁籞
春宴獻后命無廢會公固啓而罷翬幄顔戚龍德務晦
懿不待養弗言而毀得伸情禮繄公將順且念輔臨之
久而虞倖窒之間規中造膝事為之慎自此至尊舉
息皆章惠躬涖簡用剛鋭任之言責協規交警俾㦒后

心欽承二宮周旋十年内無隙言外無異慮孝慈篤至
固由上聖之姿佐佑彌縫抑自嘉猷之助天聖保定公
實勤止禁城火領使庀作落成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時二駕復新宮肆大眚恩覃内外特疇公勞而加異數
公請均同列懇讓不拜止以吏部尚書兼鸞臺獻后登
遐上念章惠擁翼之勤襃上崇名著之遺札公以漸不
可長亟白刋諮止奉保慶之册以揭大明之照時王路
方正乾剛獨運攄發健粹始初清明公手疏七條以端

治本杜宜授止中書斷側門之貢絶刋章之獘天下聞

聽廓焉更新永底蒸民之生則惟我后之德衮司十稔

深懐抑畏頓首上前祈避重位制授武勝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將行燕見願得上三年計帝

曰行矣半歲其還相余公之在朝也則聖人之心易然

而無天下之憂公之不在於朝也則聖人之心慊然若

無與屬其天下至於朝議塗說咸企公歸如期而召復

冠鈞衡修明治方綜覈名實自左右常任準人牧夫俊

又在官本於訓迪光天之下至於蠻貊之邦但見巍巍之尊如天之覆美利所及日用不知惟景祐之平康則夔諧之績用若乃並侑三后著不祧之式以顯揚文武之烈崇建中壺尊順成之體以嚴對宗廟之重其糾睦公族也則官之環尹以别庶姓昜之講學以納軌善其章叙庶工也則陛之類舉以合公論集之朝郎以嚴班制伸理誣枉若寇忠愍之比悉及昭恤紹續功舊如潘武惠而下咸加甄叙此又賛襄餘論推廣德澤一二大

較也若其沃心話言極深研幾慎密不出莫悉聞已
景祐二年拜右僕射冬至上享帝於陽丘封申國公三
年表六上納政手札譬止次春復五上天子重違沖旨
命以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判許州在許
二年而夏戎叛公聞之曰嘻鷙羽翼成是必颺去吾恐
謀國者慮害不深事失機先必致朝廷旰食已而如公
言卒至繹擾天下被其勞故徙公鎮魏固河朔心公比
當衡每籌邊奏揣敵動靜效如在目及此過覲手詔問

策公備陳西北守禦利害朝議賴以適從至魏浚城洫除器備審佼壯籍蒐補其缺嗇休訓肄聲懾戎境大河之北長城岌然康定元年五月復召輔政悉仍舊秩騎寇犯塞赤橐日至公慮屯戍之久生佗盜心於是始議營北都城鎮寧以謹北門之閑募民兵增州防以重庶邦之守三邊守宰悉從擇遣俾綏凋敝諸府裨校間為召見使知感歎夜思而得旦請而行已而北人來渝平山東饑多盜備預有素恃而無虞冬郊改封許國公特

拜司空堅辭得允上惟文武之柄付倚在公尙計議不齊則事功難集下制兼判樞密院事公以二府之舊相均為重啓辭判總止兼使名上體愛人之心密講和戎之畫數下恩旨切勑邊吏内保疆埸遏其侵軼外推信義示之綏懷意在我守有餘賊勢自殆而後可與惟新矣後諸路防禦益嚴夏人通款納誓訖如公策慶歴二年季冬甲寅夙興將朝遂感風眩上憫公勞瘁至忘其身詔除司空平章軍國重事聽三五日一入累牘遜免

朝機邊畫就第咨訪勅就開寶浮圖設道會祝公延壽
御府出萬金藥上剪髭和七以賜至有移疾朕躬之諭
遂再辭位中書斷表三年三月召見延和殿俾騎及殿
扉以不良行顧内侍輿以前固辭更給扶命無拜面謝
衰篤憝衷惻然册拜司徒猶監史閣軍國大事尋致軍
國之議頻表請老乃以太尉致仕朝朔望班等丞相使
璫密札軫問無虛月公世葬鄭原既得謝如鄭展墓郡
以疾聞詔使馳餉藥奩而已不及春秋六十六薨問至

輔臣方奏事上哭發聲謂左右曰乃心國家而任大事如呂某者可復得乎病不就訣歿不臨穌吾恨何既哉感悼不已爲制服苑中哭之甚哀不視朝三日贈太師中書令禮官考行謚曰文靖比葬内密四致奠賻賜累千葬日復廢朝有以見大君元臣感通契會同德一體恩榮始終之極致者矣其配秦國夫人扶風馬氏太子少保忠肅公亮之女婦體順而正母道慈以嚴公在許昌夫人以歿及鄭展墓也且將葬夫人卜有日矣而公

薨即以慶歷四年十一月壬申祔於新鄭陪先兆君子以為知命七子公綽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公弼度支員外郎三司鹽鐵判官公著公孺並太常博士操行器識儒學吏用維其似之必復大顯公餗贈右賛善大夫餘早夭二女長適司封郎中雍文正公子也次不育公性莊重有儀矩望之毅然而姿宇渾厚即之温如而神采英發才全道周用無常器踐歷臺閣綢繆廊廟一話一言莫不留為故事有猷有為莫不著為令典不潔名

不矜勞敢任天下之怨不敢有天下之德至於風郡國建學校以廣教育之本循貢舉張六科以大招延之路志在得士為邦家基推賢援能彚征於朝有自常參同時宰延人物藻鑒賞别精裁其品題初若未盡者已而果然善合羣慮考用衆長樂道人善而忘嫌惡雖待微者若亡貴賤之間以延盡下情其接僚友周而不比寛而有辨其事上直而無怫順而能守其殿邦撫民條教明使人使安而下不敢犯其在朝位若不勝其恭者退

而燕居恂恂如也與季氏宗簡尤為友愛休暇相對談名理之蹟不及公家之事而又敏學多聞精識强記殫簡册而備究經耳目者不忘屬辭雄贍長於理道朝廷典册多出公手至於文史之學名法之書當世所行率公考正非夫命世之稟生人之傑安能德言並立功名兼劭如此其章烜也宗簡惟古之君子論譔其前人之美以明著於後世禮之大者故推諸孤之志舉烝彝景鍾之義以請於上有命史臣俾數揚其休烈康許公抑

所以表其子孫也銘曰天監有宋世祚明德能哲而惠
以熙衮職考慎厥相用康保民式克欽承相惟其人
其人維何文武許公實經大猷股肱王躬帝視公視帝
聽公聽有翼有為訏謨賦命恭默未言弼諧二尊如權
如衡如箎如塤嚮明専治啟發健粹秉國之平遵王之
義百揆四岳庶政惟和六府三事九功可歌于蕃許昌
執尸咢鉉以速寇戎不艱廟筭公體慈旨請寛叛刑勅
邊謹守戎卒來庭三冠泰階再擁方鉞忠勞則多恩禮

亦絶曰師曰公名器之隆於申於許山川之封二十三年盡瘁王室納政於上請老以佚臨雍未拜熒圃言歸古有知命公乎庶幾訃奏來聞上哭之慟蓋隱家邦摧此隆棟爰命史臣纂揚丕績陵谷有遷音徽無斁

大宋故推誠保德崇仁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致仕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一百户食實封二千四百户贈司空侍中謚文定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慶歷七年冬十一月壬子元老太子太傅致仕隴西公

薨於京師有司以聞上惟先帝寀公忠厚任大節而屬

之以政傳導儲邸顧託之意甚重又惟公德義之益弼

亮之勤隱恫之深爲廢朝遣内司賓臨奠於位賜恤異

於他公故事遂以司空侍中章紱太常準功行易名文

定越庚午憮帷就引内使典喪以返濮上越明年閏正

月丙午葬我文定公於鄄城縣之鄧侯鄉越三月申命

史臣譔揚休烈表之神隧蓋恩禮始終備已按牒公諱

迪字復古先世自趙徙燕大王父在欽以武材仕范陽軍逮唐季之難渡河樂濮之風土營家老焉遂徙名數為衛人以公貴贈太師王父令洵有知略初粤人間湖湘之亂盜取郴連周保權歸朝公為桂陽監使建策復二州逮潘尹弔伐師竟道連以絶嶺俘劉鋹終庫部員外郎三司户部判官贈太師中書令考護明經術名法以御史推直使案蜀獄歸節因言陜部多留繫連逮糾紛太皇為遣傳理出之召對苑中問蜀故中意賜朱紱

終國子博士知德州贈太師尚書令蔡國公曽王妣潘
氏王妣楊氏白氏妣邊氏繼母劉氏追封魯韓燕陳魏
五國太夫人公學通古今深博有大度初從河東柳先
生游每覧公文章未嘗不稱善語門人張景高弁曰復
古乎輔相器也且陶冶生輩矣賔興至都士皆目屬之
禮部奏公第居下及廷對天子擢居第一召見容止嚴
重姿表甚偉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徐州兖州召試翰
林遷著作郎直史館入謝加緋魚尋充鹽鐵判官屬議

東巡命二輔臣聯判泰寧經置封事以公貳之公始倅兖嘗言萊蕪冶廢不鼓第豯民輸鐵課凡高貲家率以冶敗至没入田産械繫孤婺請罷冶賦大農張空簿計文不改公議格及是慭爲魯人請勒封肆青竟命除之稍遷右司諫徙知鄆州召糾都獄改右史江淮饑甚朝廷憂之授公安撫使俾以便宜從事公到部督吏課徹徭賦通關市散利已責賑廪勸分勞徠安集所以救荒之術甚設雖窮鄉知上恩意之及故年雖大殺民罔蕩

析牢無縲縶野無叙斁復命遷宰士遷銅鹽錫服三品未幾擢掌誥命車駕祠瀨鄉陞亳為集慶軍以公領州事譙境蒙幸復除公為均節其嘗預調役者加優焉故禮成旋蹕譙民忘勞郡介京東西淮甸之交逋逃之衝地有盜久横或晝操仗入城邑陳蔡頳壽皆警縣鄉蒐閲至出庫甲捕擊久之公諭還禁兵緩追罷購盜益自寛微得其區稾隂關驍士農商服而匿諸蒙館盜相翔稍集掩格殲焉為正封圻疏溝瀆屢見善祥而歳大穰

代歸章聖以治亳之政勞勉久之公頓首謝會邈川犯
秦隴邊遽相及召對長春殿上曰雍關中根柢卿有方
面才吾靳君重鎮撫之即以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
永興軍府陛辭上慰諭且召君無憚行也尋除本道都
轉運使詔赴秦庭按邊馳度隴行諸屯拊循吏士諜離
種豪以解羌謀繕築堡障守杜要害因與曹瑋圖上方
略未幾果召還禁林充學士特蒙眷禮上欲時見公俾
領審刑每奏決讞輒見止訪以機政嘗出沐內璫亟召

對於側門語及洮戎曰吾屬曹瑋秦州謂足辦緩急比緣羌變須濟師師未出請上郡章殆難以持重君其為吾謀帥公徐對曰騎魁剽悍略從諸小種勢甚張即入塞而秦州嬰城以守何以攝戎狄戰則兵不足瑋所以數告也瑋沈勇有謀威信著扞邊擒敵無易瑋者時方議崇上帝徽號上意難於出車默然公曰陛下嘉與海內臣庶行稀闊禮豈慮祠兵西郊乎上前席曰然則柰何公曰臣頃巡陝右凡伍符庫仗有細札小方今在茀

帶遂探以進西兵在掌上閱之嘉歎指筆牘授公具疏諸戍卒乘度留防守之倫命樞府悉發會秦塞下顧謂公曰今日復見頗牧在吾禁中矣師僅集告敵入境上召問公瑋必克乎公曰克哉何以言之公曰兵法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羌數揚輕瑋言欲以怒瑋為誘兵鈔秦鄙故見羸以致我羌雖知情得不勝其貪忿而卒自致此為在瑋彀中者克之必矣居數日中貴人馳召公對於龍圖閣上迎謂公曰曹瑋大敗洮寇來獻戎捷公

何料之審也三都振旅羌以破壞故訖今三十年慴不敢動寶元中夏戎飽飛西陲驛騷而汧隴晏如闗輔頼以為安實章聖納公遠筞而公任瑋之材折衝帷幄惠綏來世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其功利溥哉天禧初旱蝗仍饑縣官經費不贍上坐内閣召公入語從容以三司所上計簿屬公番閲問財利何以取濟公曰放於利而為政導民抗敝非王度也葢祖宗營内帑以備師旅凶札今羌狄欵懐邊亡大費出帑物以殺歲振百姓

之急盛德之舉也上曰善盍以故事貸之公曰貸之為言虧廣大體不若遂賜之上喜為製寛財利論發内府金繒給度支使無加賦天下公因啓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食則百事廢曩者上封詔郡國勿伐木除道宿頓傳郵以示恭儉已而祠汾款亳有司侈設寢爽諂意繕靈館度殊庭斬艾山林吏費無藝恒暘羽孽逆天意所以申儆上悚然即禁採伐弛力役申戒四方省不急之度公之論事誠心

為質引義慷慨不崇空語故人主察其忠實虛懷嘉納
啓心造膝云補宏矣章聖嘗目公廊廟之器蓋知公之
深也尋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儲闈肇建始初預聞及是
首除太子少傅手疏援先朝之故以讓遂兼賔客詔儲
后接賔客如師傅累牘遜免許從客禮焉賜之御篇元
良述六藝箴勉以輔導之意俄遷禮部侍郎寇忠愍公
由宮僚罷相詖辭譋衍公因燕見上頗問春坊事公曰
皇太子仁孝天縱睿問日躋羣臣佐翼實無過事或有

他語者臣請付御史辨之上改容慰罷焉時丞相缺公以參知政事獨當國謀猷夔諧率循訓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面命之相者數矣輒懇辭一日對滋福殿東序皇太子趨下稱謝曰蒙恩擢賔客為宰相因再拜上顧公其可復讓歟異日制出以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中書門下平章事賜賚皆異數公荷厚恩厲精索慮竭股肱之力知無不為而與朱崖丁謂相同秉政謂顓權不軌公意在綱紀國體論議不能平章聖不豫始議儲后

聽決謂立異以為太子總萬機即上躬良已殆難為朝
廷禮公進曰撫軍監國漢唐以之上疾止如初何懲於
義由是資善決事國本固焉謂益橫其心間忠舊鉤黨
攀援相入傷危不附至輒除吏不以聞公憤然語同列
曰迪起布衣無左右之先上特達稱舉十年至宰相知
竭誠奉公豈能阿權臣取容乎是日廷數謂執邪罔讒
傾亂憲度顓威福誘大臣節因質責其狀乃弁自劾姦
臣竊國命而不能正請同免上深感悟歎公忠孝又稱

忠忠者數四遂與謂偕罷歸班既還第喜甚謂所親曰古之君子爭無求生以害仁今日吾所以報也屬上疾稍侵謂謀得施頃之復相是日除公戶部侍郎知鄆州真駕升遐貶公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衡州團練副使志且殺公或說謂衡州之謫若士議何謂曰是庸何傷他日好事生傳衡州事不過云天下惜之而已時乾興元年三月也七月謂敗十二月復秘書監知舒州徙建康就改刑部侍郎徙兗海改兵部徙東秦又徙河南詔朝

京師公既對留五日而辭絕口不及舊事至洛師改尚
書右丞徙三城就遷工部尚書耕籍之歲歆启上仙今
上馳馹還公授資政殿學士圖舊共政遂復相章聖朝
公雅見親重君臣之際無間然者毅然廟堂以身許國
自謂臨大故責育弗能奪不結黨友取游說之助見加
彊詖播越在外故莫為之地者精誠忠義貫於神明惟
帝念兹復我弼直然天資剛勁秉心醇一雖歷危難艱
阻僅全折而不撓正色盈厲當軸處中用是亦弗能久

也景祐二年以刑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解機柄留侍經筵竟罷僊文除太常卿知高密尋復秋官徙彭門又改地官徙兖海党羌不恭大入内地公上疏願以屬老臣上曰是豈宜以煩耆德乎詔慰答西師在野遼戎睥盱朝議藉公威重綏定河朔因授彰信軍節旄判天雄軍吏民卒旅至於四夷皆知公兩朝二十年舊相故不嚴而治疆埸乂寧復徙青社詔赴本鎮過鄉展墓因慨然曰吾遭時至將相幸全節義不忝

先人盡歸來乎佚吾餘日也及曹南遂引年還君事疏

三上天子愍以職務留以除太子太傅致仕歸老濮上

放懷物外逍遥六年子東之以侍御史知雜奉安輿至

都使璫餉茗餌致上意存勞謂公不可强自力一見我

歟公謝衰疾竟弗入謂故吏曰吾篤老槁骸灰心聖君

念雅素儻加恩是吾為子孫見也張禹數視其兒猶市

攫爾啓手足之日無他恙時凝凛偃氊廬中顧左右曰

安得大幄冒天下之寒者乎神爽恬泊頽然委化享年

七十有七配時氏卒公約時子東之請諸朝追封永嘉郡夫人繼室滎國夫人皇甫氏皆有德禮式憲宗姻三子曰東之尚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徽之度支員外郎京西轉運使皆以才進著名迹稱賢士大夫不籍世家幼輔之太常寺太祝六女長歸國子博士向絳次祠部員外集賢校理張充次太常博士王端次未有行而亡次歸大理評事陳襲古次在室諸孫曾孫十一人德厚流光宜乎世濟其美者公孝於親友於昆季篤於朋

友不遷怒不逆詐計數回巧不接心術不茍進不潔退
功美不居患難不悔礬善不為諂嫉惡不為忌率由天
至非有勉者蘊之為行誼發之為事業在公之道葢土
苴爾夫夸者死權矜者徇名逞禍機而導爭端聞公之
風薄斯知敦貪斯知約矣臣承學淺昧然粗聞春秋義
例矣大君有命敢誣信書銘曰侍中剛蹇蘊涵純德發
為正色隱然柱石章聖惠哲察公忠烈可臨大節託之
喉舌遂付宰柄爰屬之政實受端命賔傅儲聖孽臣專

朝僻訛姦驕鉤連日囂我心欝焦感憤中激志除邪偪乃誠靖國以寧社稷綴衣出庭遘閔南征不逺湘衡顧懐周京大人繼照圖舊廣孝顯揚輔導俄還廊廟迺平泰階謨明弼諧若作梓材爾惟鹽梅師戍羌落帝念遼漠公在河朔敵崩厥角宣力中外文武盡瘁若時進退道德益大攻奪為利太息為義處心云異於道同敝公冲而用不激不聳率誠以動不勉伊中巖廊穆清軫念老成俾揚頌聲式昭典刑

宋故推誠保德功臣宣徽南院使安武軍節度使兾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使持節兾州諸軍事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鄜延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判延州軍州事管内勸農使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百户食實封一千六百户贈太尉謚曰康穆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昔高陽氏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其後為羲氏和

氏唐虞之際實紹其業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程氏世系葢遠矣公之曾王父諱守瓌仕周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嘗更潁川陽翟令樂其風土自汴之封丘徙居焉故今占籍陽翟公諱戡字勝之先公以治春秋登仕故公初亦傳三家之學既習通矣而委之曰君子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徳奚事一經遂博綜蓺文天禧中楊文公億典禮部貢舉時推文宗尤以藻鑒自任考試進士精甚見公

程文大器賞之遂為舉首及廷試亦在第四于時公之名動天下釋褐涇州觀察推官代還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齊州長清絳州翼城縣以愛利為政有聲俄改秘書丞通判許州蘄州遷太常博士復通判虔州贑人巧滑囂訟公治明審數辨寃獄發姦慝吏民畏服刑平政清風績推最以尚書屯田員外郎徙知歸州轉都官員外郎數月代還且甄用也途次襄陽聞父喪徒步而歸服除召為侍御史寶元元年并代地大震壞城郭廬舍

民死傷者衆公以遊為并忻等州安撫使入境以便宜從事宣布上之恩意諸失業不能自存者所以救賙安集施設周及人情大安還白利害稱旨所建皆見嘉納除三司度支判官遷兵部員外郎尋兼起居舍人知諫院鍾内艱時西鄙有釁朝廷多事公納忠開説補益居多時政頼之奪情俾領職公確辭得終禮制既免喪復還諫省尋以本官兼侍御史知臺雜事公之任言責司憲度切磨獻替以尊王體正國論未嘗齪齪及諸細也

故時議者重公有遠識惟帝心簡在殊深以例換三司户部副使不閲歲擢授天章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遷刑部郎中知渭州自羌戎為不義出車遣戍平凉當其衝驕寇三大入殘吏及是始通款公蒐補卒乘繕完壁櫓綏撫新附種落寧輯軍氣以振邑里始寧時樞府缺員仁宗顧謂輔臣曰程某厚重可大任也有間公者以為故事未有自待制擢二府者遂不成命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屬貝州軍亂州將張得一失守抵罪公以嘗

任得一穢職移知鳳翔府易河中朝論皆謂坐累太重踰月還舊頃之徙永興軍未幾遷左司郎中領瀛州高陽關路馬步軍都總管安撫使甫至遷左諫議大夫祀明堂覃慶遷給事中契丹使過高陽關稱疾請以紗巾見公曰疾可無見見則以禮北使憚公嚴正乃具冠服如儀仁宗聞而嘉之語曰程某有守差强人意還知審官院他日帝從容諭時相曰昔孟知祥以後唐甲午歲得蜀至本朝咸平中歲在甲午盜發益州西土大擾故蜀

父老識之來歲復在甲午蜀人以為恐其精擇可鎮靜者既而曰無易程某矣召對便殿親諭此指且曰為朕再行即召公執政公頓首曰事君者有命無避安敢以寵利居成功帝屬意良厚優除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到部彭州果有訛傳兵起者即捕斬之人心以定自孟昶歸朝守者務為安靜茍遠嫌訾至城堞毀圮莫敢增葺公曰城以保民者也故萃以除戎器戒不虞聚而莫保民何依焉遂議版築浚池隍令蜀城脩完公之力也明

年召除參知政事屢表遜避優詔敦促中人撫問者數四在政府有告急變者稱得遺札於路闕構甚密尹以白於執政相顧未決公曰獨斬告者或曰何遽爾公曰是情易得也尹試嘗訊之果告者工人舊出入此軍微聞其中豪黠輩妄言頗連諸校因相與謀此官司莫敢寛者必當按狀竟之因以圖賞利不竟亦無以反坐非有同謀莫取證爾遂斬告者皆服公之發姦詐明且決至和二年宰相文潞公復輔政公以通姻引避除尚書

禮部侍郎改樞密副使公才長於政事旣歷二府練達
治要處心積慮期有以報特達之遇而時為樞密使者
與公情旨不相得邕州守將以賄聞而奏請增補峒
酋長且十餘上公持不從以為後必生事數爭辯帝前
因堅求解五年以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
士領羣牧制置使罷然帝察公議每長有憂深思遠之
致內直公辱亦罷樞密使者拜公宣徽南院使檢校太
保鄜延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使判延州秋大雨

水五龍川溢東西兩城將壞居民詾懼公登城肅禱水波稍復迴還遂退衆謂公誠心若有所感然英宗踐祚視秩帝傅是歲就錫命以安武軍節旄再判延州初夏戎承襲尚幼没藏訛庬四族顓國諒祚益習事患其逼用季父磨乜之謀誘訛庬等誅之初朝廷歲賜諒祚金帛四族常分其半首領入貢輒貸易圖利故四族威强至是併其所部没入財畜諒祚始擅其國氣驕意得作為僭慢遂改元置官號數為干請公上言戎狄貪婪乃

其天性十求九獲猶懷觖望饑則噬人飽則颺去畜養之道宜以威克請專遣使責其僭妄朝廷因降詔詰問羌雖不悉禀命因是知為裁折公念西疆四道戍守千里士馬留屯坐空儲積持久之計必兼耕戰自古言邊備者必以其土人勁鋭便馳射戰鬬習知山川險易其氣俗然也請籍邊户擇取丁壯籍以為義勇廟堂議協自陜以西無慮得十六萬人更戍番休以農隙訓閱豐財足食安民保大武有七德公近之矣夏人自繼遷之

叛狃於狙詐之利至元昊尤多狡數故能犠服諸戎敢為國患諒祚實輕譎易與者而朝論懲寳元慶歷之難抑游說者多過其實羌每與契丹洮人相攻擊輒大黠集聲欲犯境公獨策其情不為之動而常厲諸將曰夫兵事以嚴終可無用不可不戒也克勤小物備預益修故時推公沈毅有方略得將帥體羌比年侵掠内屬蕃部秦渭尤甚或言帥臣蔽匿不以實聞乃遣内璫專領諸路蕃部事公上言熟户利於附漢甚憚役屬於羌我

不能庇內臣督領無益也且族帳星散而數犒饗呼召期會更為煩擾不若委帥臣察其材勇捍邊有勞部衆所服者間召赴闕天子親臨撫閱遷擢用之此羈縻之術也上善其言以新命已行難遽改後竟以不便悉罷或請置重兵長安為四路根本選大臣摠節制詔公以利害聞公對四路距雍遠或千里禀白待報豈及機會責成四路雅合事權寇所侵軼相為救使從焉既而引年謝事章十數上仁宗晚年賜詔曰卿年耆而德益隆

朕所加遇者未可以期頤自高也公惶恐不敢辭及加

旄鉞復申前請表又十上英宗特馳近侍賜手詔曰卿

雖年高而精力克壯在廷歷年處置舉合機要頃邊多

事正當為倚卿勿復更有請厚賜手封茗劑以將恩意

公陳情懇至使者曰且有後命勿受辭公不獲已下拜

受賜力疾視事賓佐共白公其嗇精神近醫藥厚自持

府事僚吏請盡力公曰邊帥豈深居養疾者耶旦夕無

少解疾益侵帝聞憫之詔還闕就輿上道軍民遮送郊

莫不號慟治平三年正月乙亥行次同州澄城縣索筆牘欲自具遺奏草數字而薨享年七十外見大星殞于寢堂而聞發哭先帝軫悼輟視朝遣中使弔撫厚賻其家追䞍太尉章紱太常考功閱合康穆二法以易名禮也諸子奉精帷以歸陽翟四月葬我康穆公於舊學鄉先公之塋陽翟君後終濮州臨濮令祖思議隱居不仕考諱坦國子博士以公貴追命三代晉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博士封成國公曾祖妣田氏祖妣劉氏妣王

氏秦魏陳三國太夫人公先娶謝氏追封陳留郡夫人
再娶李氏贈永昌縣君繼室以曹氏樞密使司空兼侍
中襄悼公利用之女也封新平郡夫人三子曰莊曰荀
尚書虞部員外郎曰莘内殿承制七女適供奉官郭承
則殿中丞崔良孺大理寺丞宋彦國虞部員外郎文恭祖
侍禁閤門祗候王咸允杭州節度掌書記孫貢濮州推官
李恂六孫髙光禄寺丞充章雍太常寺太祝奇秘書省正
字公温而莊寛而栗尤樂易喜談笑不為城府崖岸善與人

交其度豁如也薄於自奉食罕重味器服僅給而已嗜
讀書老而不倦雖在戎旅未嘗釋卷而首公勤職葢天
資然易著乾之四德曰貞者事之幹貞固足以幹事理
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若貞與義公實有焉用是出處
顯重且五十年忠勞在朝功利在民為當時偉人重德
盛矣僕康定中與公並命處諫垣至和末又代公為益
部以常同僚而從公之游也舊故知公之器蘊為詳銘
曰貞以幹事義以治民施於有政康穆其人文學發身

貢名第一惟其德業誠心為質亹亹諫垣實陳昌言法冠糾違王體以尊遂服邇僚式虔亮采帝察其衷於心簡在帝念戎難内儲蜀憂噂沓文武屬之懐柔公有常德維邦之翰四方於宣先登於岸西圉既平西州既寧還蹕二府參斡機衡無有作好無有比德剛亦不吐王道正直高奴古塞實扼氐羌鎮守之重洛公巖廊蠢爾夏戎奸黷憲度公厲銜策奔踶入馭卒乘輯睦壁櫓繕完拊循蒐閱軍氣桓桓議建民兵法古農戰保大經

久憂深思遠闕河晏然以公在邊兩朝眷賴弗遑引年公不敢康將吏傷憫君恩見還大星已殞元戎於征麾纛啓行及歸里門翩翩素旌一氣同生大期共盡惟此德名流徽不泯

大宋上都左街景德寺顯化禪師碑銘

我聞菩薩以方便智行於非道而作佛事以平等慈不捨衆生而共世業雖逆順之殊化於解脫以同歸此惟自證聖覺之可通固非常情思議之所及若顯化禪師

者蓋其人也歟初京城景德寺西塔七俱胝院有僧清遂以誦經為業誦妙法蓮華經至五萬部尊勝大悲陀羅尼各三百藏祥符中有布衣自云姓許壽春人造遂作禮請受經梵相奇古目直視不瞬遂異之為受具戒名之曰志言動止軒昂時獨語笑多行市里褰裳疾趨或舉指畫空佇立良久間從屠酤游飲啗無所擇道俗共目為狂僧遂謂其徒曰此聖人也佛法有頼矣衆未之信久之士民稍稍斂矚有意欲為師具供曉輒至門

云來赴齋有欲施諸供具輒道名件索之温人林仲方自其家以摩衲來獻舟始及岸已來就取仁宗皇帝每延入禁中徑登座結趺飰畢遽出未嘗揖也王公士庶召即赴然莫與交一言者或進紙筆默致所請揮翰如風字體遒壯初不可曉後無不驗仁宗臨御久春秋漸高深念繼承之重遣近侍至師所無他語惟展紙於前侍者授筆須臾滿幅末云十三郎近侍以進不測何謂後英宗皇帝入纂大統實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大宗

正守節請書師不顧迫之得潤州守未幾守節薨贈丹陽郡王曾在故相張文懿第見童妾謂為王家比丘尼他日以從女適故工部尚書王公素竟為尼僧義懷来出家師見之撫其背曰德山臨濟後住雪竇為衆說法祖道益明今南方宗肯盛傳多懐出也如是前記不可悉數普淨院施浴鳴鐘時方迎佛閉浴室中有人聲僧叔嚴往視乃師也語少時振衣遽去叔嚴追之院門尚闔故詣西塔欲驗其事守麗景門啓關而出師安寢於

室復前語無遺海舶遇風濤且沒共見一僧操絙引之商人至都見師於市釋然引舟者也師曰非我汝爲魚矣有具齋饌而薦膾師并進之過廣濟河入菜市橋下或躡而窺之見臨流而吐羣小鮮泳去南海有逸人湝見衆莫可親近獨與士人趙棠善語棠云我昔見言公於番禺由是道宿命師故未嘗往番禺也棠亦與師偈頌相從往還萬里間不浹日師遺棠偈有太平山上寶珠光之句又稱棠爲赤溪君山人劉立常從棠得見其

偈問赤溪何也崇曰太平赤溪皆兇率内院山名爾崇者本曹人舉進士從官嶺外因攝潮州海陽簿見潘棄官從之後坐亡歲夏身不壞立後亦為僧名行忠住持傳法云如是異迹亦不可具載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摠成真僧問世有佛否師曰寺裏文殊或問師凡耶聖耶師舉手指曰我不在此住朝士長者四方耆宿有所咨叩應聲率爾直示心要如是句義亦不可詳錄將示化作遺頌其旨不可曉也已

而曰我從無量刼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慶歷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也有杳如蓮華久之不歇仁宗遣內璫安奉真身於院之西殿金書顯化禪師四字揭於前楹度侍者超覺爲僧今真淨上人也興日進士姜厚攀帷瞻禮額上有光如螢得舍利一粒至是歳寖久四衆供事益嚴光靈益顯其江東誌云唐法雲僧伽之儔侶歟嘗試論之盖一相淨圓人各具足自心見量非增減於太虛妙用無方故通融

於萬化但由根境隅閡藏識分别龜毛兎角空華海浪習氣迷轉因物而遷至於本覺元明未嘗變失如漚生滅水性無虧如雲去來日光不昧若知實無有法則為諸佛現前證惟自心即是衆生度盡自然具清淨眼入無碍智弗離當念超出祇刼之上不起於座周遍塵剎之遠則師前記之明異迹之顯句義之妙故非智之所可知識之所能識也太原王鞏少而樂聞道自其先君素以真淨為善知識及是鞏編次其狀請以續諸隱聖

之後予閲其所紀皆衆所共聞見者非傅疑也故為略
其煩細而擇其著明者實録之而係以銘曰佛子云何
號為顯化仁宗皇帝至心淨信以是名字留於世間復
次佛子以正受力入於塵勞而作佛事於一切法得如
實見轉輪聖王宰官士夫若善男子諸來問我我為方
便示其本際如水中影如鑑中像如摩尼珠衆色自見
無能所取非生住滅佛法流世力願廣大不見聲光孰
警盲聵師為法來故云有賴生民有欲著於好惡非激

而勸弗沮而懼我於世教不其有助閒名已謝幻身猶全法施無盡金題爛然太平山上寶月還圓

宋故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提舉南京鴻慶宫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户食實封八百户賜紫金魚袋傅公神道碑銘并序

商書高宗夢得說爰立作相作說命三篇以為說築傅巖之野故為傅氏葢黄帝之子其得姓者十四人有受

國於傅邑者自爲氏説其别也歴漢至唐常有達者公
諱某字命之世濟陰人今徙畿内考城曾祖祖值五代
亂離不仕考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公幼孤事母孝
早有見於鄉里外祖樞密直學士燕公肅愛賞之守曾
稽挈以行欲任以仕辭曰仕當以學請姑就學勵精服
勤遂成高業甫冠一上登進士第甲科釋褐以大理評
事知兖州仙源縣邑有豪訟久不決又訟於州舊相李
文定公屬吏窮訊反坐豪矯誣公至復自辨公使對者

原書其契不類情得遂伏韋文定聞而嘆曰吾不能使枉者直而又為寡婦人罪吾甚愧之謝以粟帛盛薦公之才於朝代還知撫州臨川縣江西劇邑名難治葢南楚之俗纖僄巧法吏舞文相侠為欺詆以多所證逮積歲不竟困細弱公察其敝曰契之不明訟所由生乃立條教告民凡田訟傅别約劑不具者一切不受其辭以故豪猾不得逞吏束手圄圄屢空善良者安由是時輩推其能政通判泗州淮瀆大溢墊城壁朝廷聞水害馳

近璫臨役事程畚築處庸六十萬渡淮徙土南山下道回遠勞甚公循汴堤旁得髙阜數里崎嶇不便於挽綷請吏之載以回舟委城下省工大半詔書嘉奬泰州並海歲苦風濤壞田廬又徙公海陵圖其患至則相地形勢規築堤郛遂止漂淫之害民至於今賴之以選通判大名府佐吕文靖公文靖夙聞其才委以府政俄而吕公復相擢知宿州未幾提點江西刑獄徙益州路賜五品服公自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

司封員外郎至是就遷工部郎中梓州路轉運使到部值涓井夷人方擾郡請益甲公曰夷實獸心獸窮則搏不有犯者奚自而來乘傳躬往廉問果縣豪吏侵擾諸夷衆怨以叛按其罪流之嶺外告諭酋領即解散先是夷人每秋成糶粟於市市人相約率賤居之伺其乏輒倍蓰以出常以是畜憾而生邊患公以官錢委官以時斂發若常平之法夷人大悅自是境上少事慶歷初始制課民植柳榆以為縣官殿最兩川地狹生齒繁無尺

寸壙土而吏恐負督民種蓺不堪其擾公以聞罷之蜀人安業轉運使圭田在廣安舊事擇軍校之高貲者四輩掌其納輸貿遷取贏歲送鏹三千公命以市估鬻之送鏹三千後使何知至清吏也善而循之遂習為常其在兩川為民興利除害事良多召還改刑部陝西轉運使陛辭賜三品服初夏戎阻命犯延安蹂平凉暴師鄜上興費不贍夏文莊竦始建更幣以振邊置鑪商稅鑄重錢一準十既又就河東山澤遂及江南諸監並烒鐵

為錢轉以資關右民怵於利則冶鎔盜鑄殽雜為巧死罪積多法不能勝四民失業朝廷患之議所云捄公請大泉一當三貨物始平民稱便建榷鐵法姦鑄遂衰止值關中饑春麥苗被野豪賈益閉匿穀騰踊而錢不出操貲者賒貸邀重息公曰弛斂時也輕重權也發庫錢三百萬緡以濟農民之交乏約輸麥於縣官軍儲以給公私共利後間用其法以實邊穀西戎久嚴饋道難梗州縣租賦自陝潼推移以輸塞上公按籍而歎曰此民

之所以困也為之經畫就所平糴自此田稅得輸本部先是募商人入粟於邊而受錢於都内凡三路歲或數十鉅萬時河朔告乏而朝廷艱於移用公聞之上言本道藏廩足給請罷都内所受錢以資河朔仁宗曰共國慮者當如是矣璽札褒飾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俄遷兵部三司户部副使尋使契丹方還即命計事隴右時秦隴帥轉運使范祥攝職請城古渭州以拓疆埸初蕃部訥支藺氊有此地藺氊與夏人有

仇力不能支因獻其地謀以自保祥不探其情遽陳利害以請朝廷易聽之遂興大役勒兵護築侵耗諸羌相率為叛夏戎亦集兵境上來理經界後帥張昪劾祥生事邀功請棄其地命公馳赴審事宜公至則以朝命宣告諸羌稍稍引散視古渭形勢深在戎落然業已營築請止為一寨立五堡以通行路朝議然之迄如所築復命除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歲餘遷諫議大夫入判三班院流内銓歴龍圖閣直

學士充環慶路都總管知慶州到部番官皆見環州首領蘇恩宿有疵負恐因見質執獨不至州將敦迫使就道愈恐恃其衆偃蹇不奉命恩豪種有力量隣道聞之嚴戍境上公乘其未動告諸邊吏恩始非惡意過疑懼爾乃遣裨校單騎抵恩所諭以此意恩號感聽命即自歸歳餘從涇原渭州舊事歳遣將佐領甲兵歴按諸戍謂之巡𢹂所至侵擾民患苦之公止不遣公私便安民為立祠今刻石存焉代還判太常兼知審官院遷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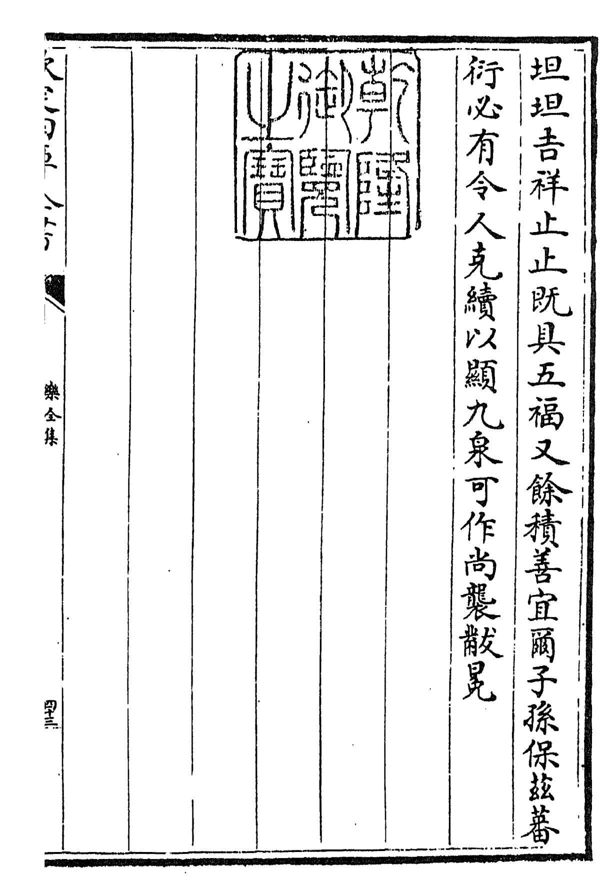
中承乏開封府丁内艱服除知審官院兼羣牧使復領開封府會中山謀帥咽呃巨屏守邊已試之效無右公者遷樞密直學士定州路都總管知定州未幾保州守將擽下嚴卒伍狃於姑息藉藉有怨言民懲慶歴之變或以族行違難朝廷聞以爲憂方議易守而公奏至具條所以戒遏狀且言士驕而輒得所欲後毋以制請勿易守保無他虞時議推其持重有大體英皇由是器之有大用意大農計邊儲内帑資以金帛則下本道貿易

緡錢平糴度支準其直率倍號曰省估民輸重困公按
實以聞遂罷省估止從在所時價河朔同被國恵除龍
圖閣學士召入知開封府今上踐祚遷工部侍郎莅事
審給府政大清間以疾倦於勞冗請得外補乃知兖州
復召還領三班判集賢院權判都省提舉司天監寢有
休息意請便鄉一藩乃除應天府又請閑曹以遂頤養
就領鴻慶宮遂歸曹南熙寧六年六月十三日考終於
私第享年七十一公性夷粹無城府而臨事有守操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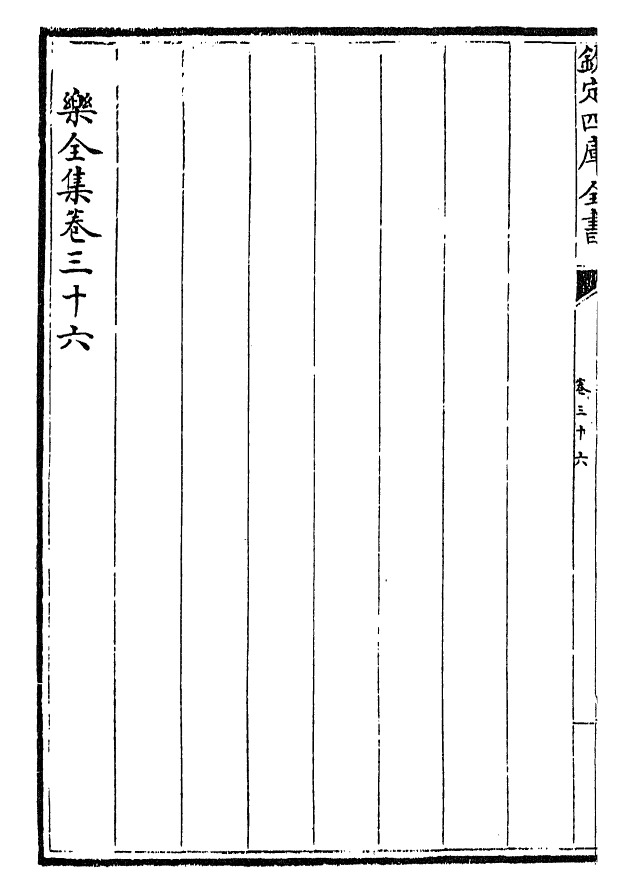
堅正天資長於政事而本之以明恕不為皦察行吏下畏信簡而易從敏以有功故所踐歴必有可稱紀英宗簡在甚深訖不究其用然亦可謂厚行君子循良吏矣甞買妾察其態度有異問之衣冠家女也又常嫁為士人妻公乃甞識其父為之咨惻訪其家母已改適因為備行具以禮嫁之又為保薦其夫其篤於義多類此先娶王女早卒再娶柳氏華原郡君亦先公殁子六人碭國子博士㞐太子中舍裳祕書省校書郎早卒衷裔

並秘書省正字女六人適太廟齋郎陳邈秀州推官張
行先左藏庫副使李昭用太子中舍李倩太常寺太祝
呂希俊鄧州内鄉縣尉向紘孫男十一人詳陳州商水
令諤齊州歷城主簿評進士及第誦奉禮郎諫讜將作
監主簿詵該詢誠並幼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葬於考城
縣之西原陪先塋二夫人祔銘曰商書說命中興武丁
東維箕尾旻垂列星世有俊德秉有光靈前載相望文
武是經於赫大宋朝多髦彥能哲而惠舉此黎獻於濯

奉璋於宣作翰太平之基惟士之選有若傅公政事著名初試爲邑即聞治聲凡所謀爲迄觀厥成雖在周行已期公卿賢人德業本於簡易易主乎仁簡近於義險阻異端爲可遼治公知由斯故多愛利兩蜀遠方三秦劇部連駕督輸民庸實著渭扼西疆定雄北路事鄙近功體存遠馭持重不撓慮微亦精卒乘以肅獄市以清簡在英主廼還尹京素蘊未施瀕河於行我初起家才名有煒歸杖於鄉以違世累風迹三朝隙光四紀履道



坦坦吉祥止止既具五福又餘積善宜爾子孫保兹蕃衍必有令人克續以顯九泉可作尚襲黻冕



樂全集卷三十六